

在地景上書寫帝國圖像

——清初賦中的「長白山」

王學玲

暨南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朝聖之旅——重新書寫地輿圖景

《清史稿·覺羅武默訥傳》有一段記載，康熙十六年(1677)，聖祖諭曰：

長白山，祖宗發祥之地，爾等赴吉林，選識路之人，瞻視行禮，並巡視寧古塔諸處，於大暑前馳驛速往。¹

內大臣武默訥(?-1690)為首的一行人於是自京師出發，經盛京(今遼寧瀋陽)東行至兀喇城(今吉林永吉)。他們一方面向寧古塔將軍巴海傳宣諭旨，一方面向當地土人詢查前往長白山路徑：

得舊居額赫訥殷獵戶岱穆布魯，言其父曾獵長白山麓，負鹿歸，道經三宿，似去額赫訥殷不遠。自吉林至額赫訥殷，陸行十日，舟行幾倍之。寧古塔將軍巴海令運米十七艘詣額赫訥殷，先發，並令協領薩布素護武默訥等行。²

武默訥等途經溫德亨河等河川數十處，後並改乘小舟溯流而上，直至額赫訥殷。當時的額赫訥殷盡是一望無際的林海，灌木叢生，人煙稀絕：

薩布素率眾前行，伐木開道。遣人還告：行三十里，得一山，升其巔，緣木而望，長白山乃在百餘里外，片片白光如積玉，視之甚晰。³

¹ [清]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34冊，卷283，頁10177。

² 同前註。

³ 同前註，頁10178。

晴朗無雨之際，武默訥與薩布素等人揣摩開路，晨霧中緊隨鶴鳴，循鹿蹊來到山麓。「見周遭密林，中間平迤圓繞，有草無木。前臨小林，盡處有白樺木，整若栽植。」⁴就在眾人苦於漫無所見而跪誦敕旨，禮畢，竟霧開雲散，峰巒歷歷清朗。武默訥乘勝追擊，沿山崖攀陟而上，但見堂平宇圓，平敞如臺，從此遙望山形長闊，近觀則地勢頗圓，原來之前所見片片白光，皆為冰雪所凝。尤其親眼目睹五峰環抱，天池清波蕩漾的壯闊景觀：

山頂有池，有五峯圍繞。臨水而立，碧水澄清，波紋蕩漾，殊為可觀。池畔無草木，臣等所立山峰，去池水約有五十餘丈，地周圍寬闊，約有三、四十里。池北岸有立熊一，望之甚小。其繞池諸峯，勢若傾頽，頗駭瞻視。正南一峯，較諸峯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處處有水。⁵

武默訥等七人就地瞻拜行禮，測量天池距頂峰的距離，循原路歸返，具疏聞其所見⁶。表面看來，此行或只是康熙遣派大臣實地探勘祖宗發源地。滿族向來視長白山為肇興聖地，天聰九年(1635)成書的《滿洲實錄》就宣稱族群源起長白山之東北布庫里山下一泊，並詳敘古時天降仙女，產下始祖的故事⁷。康熙遣臣遠赴，無非感念追遠，同樣敬慎面對之。眾人返回後，聖祖隨即諭曰：「長白山發祥重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永著祀典，以昭國家茂膺神貺之意，著禮部會同內閣詳議以聞。」⁸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武默訥一行再次奉命，以祭封五嶽之古禮，詔封「長白山之神」。自後，每逢秋仲月初旬，由寧古塔將軍主祭，盛京禮部遣官讀祝文贊禮。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康熙第一次東巡至吉林，特別親

⁴ 同前註。

⁵ [清]徐錫麟、錢泳輯：《熙朝新語》(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編第4輯)，卷7，頁14，總頁295。

⁶ 詳見《清史稿·覺羅武默訥傳》、《熙朝新語》、[清]方象瑛：《封長白山記》([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56冊)，頁685-686)等。

⁷ 據《滿洲實錄》記載，天降三仙女浴於泊，長名恩古倫、次名正古倫、三名佛古倫。浴畢上岸，有神鵲銜一朱果置佛古倫衣上，由於色甚鮮艷，佛古倫愛不釋手，銜吞腹中，感而成孕，產下一男，名喚布庫里雍順。男孩長大成人，佛古倫返回天宮之際，囑咐他乘舟順流而下，解救正在互相爭雄的三個異姓部落。自稱姓愛新覺羅的布庫里雍順來到鄂多理城，正在拼殺的三姓人見他體貌非凡，共同推為首領，建國滿洲。此外，《滿文老檔》、《皇清開國方略》、《滿洲源流考》、《清史稿》、《清鑿》、《清鑿易知錄》、《東華錄》等亦皆記載。後來甚至附會到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直系先祖身上，作為君權神授的合理化註腳。《滿洲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清實錄》，第1冊)，卷1，頁2-7。

⁸ 《聖祖仁皇帝實錄》(《清實錄》，第4冊)，卷69，頁880。

率皇太子及扈從諸王、大臣，於松花江畔，望秩長白山，行三跪九叩禮，以係祖宗龍興之地⁹，並留下〈望祀長白山〉之詩¹⁰。

祭祀發源地，昭示不忘本乃人情之常，但爲什麼偏偏選在康熙十六年？原來康熙十二年(1673)七月吳三桂和耿精忠假意疏請撤藩，意外獲准。弄假成真之餘，憤憤不平的吳三桂遂於十一月殺雲南巡撫朱國治謀反，自稱「天都招兵馬大元帥」，挑起三藩之亂的戰火。翌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自稱「總統兵馬大將軍」，響應叛亂，派兵分陷福建延平、邵武、福寧、建寧、汀州諸府，並約定已佔湖南的吳三桂合兵入江西，招臺灣鄭錦發兵取沿海郡縣爲聲援。一時之間，烽火四起，孔有德部將孫龍之子孫延齡從叛，攻掠廣西各地，四川及甘肅、陝西各地也相繼陷落。不僅康熙遭逢人生最爲嚴峻的考驗之一，大清帝國眼看再次陷入撼動危機。儘管武默訥等人前往長白山禮祀之前，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耿精忠在福州，率文武官員出城迎降，請隨清軍剿海寇贖罪。同年十二月尙之信亦遣使赴江西，攜密疏向揚威大將軍和碩簡親王乞降而獲旨赦罪。吳三桂勢孤力單，於康熙十六年四月兵敗撤至衡州。然平藩戰役已開打四年之久，如何在此關鍵時刻，喚聚將士用命的效忠決心自是要務。此外，三藩之亂所喚起的部分遺民復明薪苗，平緩進而捨盡其燃旺之勢，也是另一重要課題。

康熙特選此際瞻禮滿族聖地，顯然不是無意之爲，尤其以祀如五嶽的儀典來封祭長白山。除了強化神聖性，環繞此次事件，也就是本文所討論的賦篇已出現封禪於斯的期待呼聲。書寫者或許爲了投君王所好，更值得探究的是，這座晚近方寫入地輿圖景的神山，如何引來衆多關注眼光，連帶更新原有王朝的信仰意識。清初直接命名「長白山賦」的共有六篇¹¹，分別出自尤侗(1618-1704)、沈珩

⁹ 《康熙起居注》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癸酉。午時，上至烏喇吉臨地方，烏喇將軍、副都統以下武職官員跪迎。上率皇太子及扈從諸王、貝子、公等，蒙古諸王、台吉等，內大臣、侍衛，京師、烏喇文武官員詣松花江岸，東南向，望秩長白山，行三跪九叩頭禮，以係祖宗龍興之地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2冊，頁831。

¹⁰ 詩云：「名山鍾靈秀，二水發真源。翠靄籠天窟，紅雲擁地根。千秋佳兆啓，一代典儀尊。翹首瞻晴昊，崑崙逼帝閭。」〔清〕康熙：《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欽定四庫全書》，第1298冊），卷36，頁291。

¹¹ 六篇賦作分別見於〔清〕尤侗：《西堂雜俎三集》，卷1，收入《尤太史西堂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29冊影印清康熙刻本），頁299-300；〔清〕沈珩：《耿巖賦集》，收入《耿巖文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18冊影印清康熙十五年沈氏古慧居刻本），頁120-121；〔清〕湯斌著，范志亭、范哲輯校：《湯子遺書》，卷5，《湯斌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上冊，第

(1619-1695)、湯斌(1627-1687)、吳兆騫(1631-1684)、王嗣槐(生卒年不詳,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以老不與試,授內閣中書)、江闈(生卒年不詳,康熙二年舉人,十八年薦舉博學鴻儒,不第)等人¹²。無獨有偶,幾位賦家,在明亡之際,都選擇投效新朝¹³。除了吳兆騫,其餘五位甚至接受康熙十八年(1679)「博學鴻儒

1 編,頁232-233。〔清〕吳兆騫撰,麻守中校點:《秋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13-18。〔清〕王嗣槐:《桂山堂文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未收書輯刊》,第7輯第27冊影印青筠閣藏本),卷10,頁610-615。〔清〕江闈:《江辰六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30冊影印清康熙刻本),卷1,頁163-165。以下各賦篇皆引自以上版本。

¹² 其實,在蒐集的賦作中還有一篇出自李振裕所作的〈長白山賦〉。出人意外的是,經筆者初步核對,此賦內容幾乎與吳兆騫〈長白山賦〉無差。按李振裕的生卒年為明崇禎十四年(1641)至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而吳兆騫為明崇禎四年(1631)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兩人活動年代多有重疊。筆者所依據的文集,乃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的《白石山房文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3冊),卷4,頁5-10)。麻守中所點校的《秋笳集》,據其〈前言〉所述,依吳兆騫之子吳振臣於雍正四年(1726)所刊刻的「衍厚堂八卷本為底本,其他諸本為校本」又據《續本事詩》、《清詩別裁集》……等諸書彙合比勘,校讎正誤(頁12)。再核對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四年吳振臣刻本影印原書版的《秋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412冊),其中收錄之〈長白山賦并序〉(卷1,頁9-15),與麻守中點校之文確實一致。就二文集刊刻時間看來,李振裕之文似乎在先,但更重要的應是創作時間的前後次序。弔詭的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同時又收有南京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香雪堂刻本,同樣署名李振裕的《白石山房集》二十七卷。其中並無〈長白山賦〉,卷一倒有〈長白山頌〉,而此〈長白山頌〉,卻以題名〈長白山四首〉,被視為詩歌創作,擺置在《白石山房文稿》卷二。縱觀現代研究論述,《賦史》介紹吳兆騫時,認為〈長白山賦〉「在同類題材的賦中實為難得之作。」(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601)同樣地,許結在《中國辭賦發展史》〈康雍一世:一代賦風之形成時〉一章也列舉吳兆騫〈長白山賦〉(郭維森、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793),明其風格描寫。至於麻守中更指出:「被譽為清初三賦之一的〈長白山賦〉,生動地展現了長白山的高大形像和雄偉氣魄。」(麻守中:〈前言〉,收入吳兆騫:《秋笳集》,卷首,頁6)。由此看來,學者幾乎一致判定吳兆騫名下確實有篇〈長白山賦〉,那麼以上錯綜複雜的版本現象,該作何種解釋?仔細追索,定有許多值得釐清之處。本文礙於書寫主題與篇幅所限,遂先拋出初步觀察所得,以待未來進一步探究之。

¹³ 尤侗,明末諸生,曾加入匡社、臨社,結交黃淳耀、陸圻等人。明亡後,順治二年(1645)便積極投身仕途,順治九年(1652)春以拔貢進京會試,選授為永平府(府治在今河北盧龍)推官。其間仕途不甚順遂,康熙十八年(1679)接受博學鴻儒科徵召,授翰林院檢討,入明史館分撰弘治、正德兩朝列傳。此後一路擢升至翰林院侍講,晉承德郎。詳見王點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8冊,卷71〈文苑傳二〉,頁5782-5783。趙爾巽等:《清史稿》,第44冊,卷484〈文苑傳一〉,頁13340-13341。沈珩,康熙三年(1664)以會試第一成二甲一名進士,十八年薦博學鴻儒科,授編

科」的徵召¹⁴。在清初選舉制中，這是一次相當重要的薦擢，被網羅者幾乎全是漢族知識分子，其中還有長期抗清，不願出仕的明朝遺老。一般認為清聖祖此舉確實有助協調滿、漢之間的關係，緩和改朝換代後長期形成的敵對情勢，尤其入史館，掌控纂修明史主導權的允諾更具備莫大召喚力。

筆者曾就當殿應制之〈璿璣玉衡賦〉，細論賦家的心境轉折。他們一方面敦促推恩賢治，將革除弊政，尊孔崇儒的康熙編入聖王之林；一方面回到「用夏變夷」的古老傳統，跨越「種族血緣」邊界，以「文化道統」扭轉長久以來的認同僵局，為帝王異族身分與自己的入朝應制覓得解套之途。也就是轉化認同策略，著眼文化道統的續存，而非血統上的斤斤計較¹⁵。本文所考察的〈長白山賦〉，寫作時間與之相距不遠，作者如尤侗、沈珩、湯斌又有重疊，當可視為彼此呼應之作。足見在恪守志節聲浪高張的清初之際，效忠新朝的漢家士人，更迫切須要帝國正名的背書。看似自然徵實的神聖讚頌，大多渲染神話光環的刻意鋪張，本身即為帝國榮景的宣揚，亦即統治者天授神權的合法召示。本文採取文化地理學的

修，與修《明史》，充順天鄉試副考官。見王點翰點校：《清史列傳》，第18冊，卷70〈文苑傳一〉，頁5756-5757。湯斌，順治九年（1652）進士，官檢討。十八年薦博學鴻儒科，授侍講。後出任江寧巡撫、禮部尚書、工部尚書等，見趙爾巽等：《清史稿》，第33冊，卷265〈湯斌傳〉，頁9929-9933。吳兆騫，順治十四年（1657）進士，以科場案遣戍寧古塔（黑龍江寧安）二十餘年，康熙二十年（1681）被允納資贖回，見王點翰點校：《清史列傳》，第18冊，卷70〈文苑傳一〉，頁5738。王嗣槐，生卒年不詳，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以老不與試，授內閣中書，見王點翰點校：《清史列傳》，第18冊，卷70〈文苑傳一〉，頁5747。江閻，生卒年不詳，只知是康熙二年舉人，十八年薦舉博學鴻儒，不第，官至山西解州知州，見〔清〕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卷5，頁575-576。

¹⁴（康熙）十七年，詔曰：「『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備顧問著作之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才。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追蹤前哲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不論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親試錄用。其內、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督、撫，代為題薦。』……明年三月，召試體仁閣。凡百四十三人，賜燕，試賦一、詩一，帝親覽試卷，取一等彭孫通……湯斌……等二十人。二等李來泰……沈珩……尤侗……等三十人。三、四等俱報罷。命閣臣取前代制科舊事，查議授職。……得旨，俱授為翰林官。以光祿少卿邵吳遠為侍讀。道員、郎中湯斌等四人為侍講。進士出身之主事，中、行、評、博，內閣典籍，知縣及未仕之進士彭孫通等十八人為編修。舉、貢出身之推、知，教職，革職之檢討、知縣及未仕之舉、貢、廢、監、布衣倪燦等二十七人為檢討。俱入史館，纂修明史。」事見趙爾巽等：《清史稿》，第12冊，卷109〈選舉四〉，頁3175-3177。

¹⁵詳見拙著：《明清之際辭賦書寫中的身分認同》（臺北：輔仁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2年），第5章，第2節。

觀點，將「長白山」此一地景視為一個可供解讀的文本(text)，一套由人群信仰與實踐所塑造的表意系統(signifying system)¹⁶。就像地處北京之北的承德避暑皇宮，被刻意複製地景來反映清帝國的新權勢重心。即以滿州和熱河為中心，疆界擴展至長城兩邊，顯現非漢族的皇朝試圖在廣闊多樣的版圖上，宣示異於前朝的政治主權¹⁷。

利用人文地理或文化空間的角度重新詮釋古典文本中的地景，晚近漸受注意。李豐楙、劉苑如主編的《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一書，主要探討中國文化書寫如何架構有別於物質性的地理空間，收有相關研究論著二十餘篇。其中曹淑娟先生〈祁彪佳與寓山——一個主體性空間的建構〉一文，從人文主義地理學有關存在空間的角度，析論祁彪佳如何在其所建構的寓山園林裏實踐主體意識，使山水木石、樓臺亭閣，因存在經驗的投射，共同構成一個涵蘊主體價值的空間¹⁸。曹先生的論述對筆者啟發甚多，希望藉其對園林空間、地景的理解進路，開發辭賦文體豐富的文化意涵。尤其至清初方才湧現以長白山為題材的賦篇，康熙四十五(1706)年陳元龍奉敕編纂的《御定歷代賦彙》未見收錄，極易漠視其背後所蘊藏的特殊歷史意涵。事實上，作為幽秘龍興的神聖地景，在賦家特意展演的書寫想像，不斷壯大「上當辰曜，仰禱帝居」¹⁹的鋪張頌揚。山川、草木、鳥獸、物產不僅潛藏巨麗炫耀的帝國氣象，抑且擔起頌天昇平的神跡顯赫，襯映長白山「踞蒼門而表神宅，並青岱而闢仙閭」²⁰的非凡聲勢。足以取代東嶽泰山，躋身宣示天命、昭告德業的祭祀場域，為皇朝治世背書，達成統治者急須凝聚的認同意識。武默訥等人的朝聖之旅，宛若在地景上書寫著帝國圖景，無疑是清初〈長白山賦〉所搬演的一場文學與文化的精彩對話。

¹⁶ 文化地理學認為，任何人觀看世界，都能看到不同人群與不同習俗、信仰構成的巨幅拼貼，是以地景本身就是一套具有象徵意涵的表意系統，由人群的活力與實踐所塑造，顯示社會據以組統的價值。「據此，地景可以解讀為文本(text)，闡述著人群的信念。……表達了社會的意識形態，然後意識形態又因地景的支持而不朽。」見Mike Crang 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頁35，另參頁17-18、35-36。

¹⁷ 同前註，頁47-48。

¹⁸ 李豐楙、劉苑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373-420。

¹⁹ 吳兆騫：〈長白山賦并序〉，頁18。

²⁰ 同前註。

二、不只是徵實的神聖讚頌——獨有的珍奇物產與神靈傳說

大賦包括宇宙，宏侈巨衍的氣魄，總是擔負誇頌帝國雄威的神聖使命。上林苑中連類堆砌的山川形勝、草木禽魚、宮觀臺閣、校獵舞樂，或從經、史、子、集到神話字書，大多可披圖驗記。但亡是公削貶藩國，褒讚中央的言說策略，反倒坐實天子資產的專權獨霸，誇耀王朝版域的壯闊炫麗，形成一幅深具認同意涵的符號網絡。於是當左思愈強調：「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的稽實披校，就愈能證成卓犖魏都乃「六合樞機」、「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²¹，遠勝過與鵠鵠同窠的庸蜀，與鼃黽同穴的句吳²²。殲滅蜀、吳，定都於此的曹魏可謂應期運、受天命²³：

爾其疆域，則旁及齊秦，結湊冀道，開胸殷衛，跨躡燕趙。……南瞻淇澳，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迴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²⁴

通過徵實的書寫聲明來確保曹魏萬邦帝德²⁵，身處天下終歸一統的左思，用意不僅論斷歷史的傾軋、爭鬪，而是藉此推出承魏而來的司馬炎一脈，同樣是順天應人的合法政權，晉朝氣象多值得歸附與稱揚。名物類聚的富麗誇飾引來「體國經野」的堅定信念，隱身自然徵實之後的其實是主觀自我的認同告白，賦篇中的風物景觀從來就不是簡單如實的地理標示。

²¹ [晉]左思：〈三都賦序〉、〈魏都賦〉見[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7年），卷4，頁74、卷6，頁96-97。

²² 左思〈魏都賦〉：「推惟庸蜀與鵠鵠同窠，句吳與鼃黽同穴。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為魚鼈。山阜猥積而踣踞，泉流迸集而哽咽。隰壤濺漏而沮洳，林藪石留而蕪穢。」（同前註，頁108）

²³ 〈三都賦〉，涵括〈蜀都賦〉、〈吳都賦〉、〈魏都賦〉，分別鋪陳三國時期，魏、蜀、吳三個都城的形式盛狀、封畿環境、宮室瑰麗與游娛盛況。描寫上，雖然蜀都重其險峻，吳都刻其繁榮，魏都讚其雄偉壯麗、典章制度。但通過先言蜀、吳，後明魏的排寫次第，以及「魏國先生」與「西蜀公子」、「東吳王孫」的辯難辭句，推出魏都乃「六合之樞」、「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左思實已暴露抑蜀、吳，申魏的創作意圖，進而頌揚終歸於統一的晉朝順天承命，體國經制。

²⁴ 左思：〈魏都賦〉，頁97-98。

²⁵ 左思〈魏都賦〉：「故令斯民睹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一，筭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恩綽矣，帝德沖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頁106）

原本屬於自然地理的風物景觀成爲意在言外的象徵指涉，暗藏複雜交錯的政治角力。清初以長白山爲題，渲誇鋪排的諸多賦篇，像是異族統治三十餘年後，漢族大臣對於滿清帝緒一次交心效忠的書寫聲明。史冊記載，長白山之聳立由來已久，最初是以「不咸」一詞問世，《山海經·大荒北經》云：「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²⁶《晉書·四夷傳》：「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餘夫可六十日行。」²⁷《晉書·辭注》：「不咸山，即長白山」²⁸。說不咸山北有肅慎、挹婁之國，乃因二者都爲滿族遠祖。南北朝時，長白山亦被喚爲「徒太山」²⁹。

直到遼、金，女真族興起，「長白山」之名開始流通，自此變成定稱。《遼史·百官志》聖宗統和三十年(1012)：「長白山三十部女直」³⁰。金大定十二年(1172)十二月於長白山北麓建廟祀山神，冊封爲「興國靈應王」。其後金兀朮(?-1148)縱兵南下中原，擁有長江以北中國富庶區域後，尊稱「開天弘聖帝」，四季按時祭祀³¹。至於前引康熙詔諭武默訥等人勘察頂禮，顯見清人已專取「長白山」之稱。迅速且簡略的山名回溯，主要點明原居東北的這個族群，無論先祖爲誰，都如此仰賴長白山的滋潤和哺育。這也說明了長白山何以有別於一般山嶽，勢必鑲嵌著東北，乃至女真族層疊的歷史記憶；相對地，大清應運拔起、改正立極何嘗不是長白山峻峙合德、御乎乾元的神祚靈驗。王嗣槐〈長白山賦〉持的就是這種主張：

南渠處士曰：唯！唯！夫何山之崔嵬而莫企也，……我聞茲山，世有神

²⁶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5年），卷12，頁419-421。

²⁷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8冊，卷97，頁2534。

²⁸ [清]吳士鑑、吳承幹注：《晉書·辭注》（《續修四庫全書》，第277冊影印劉氏嘉業堂刻本），卷97，頁261。

²⁹ 《魏書·勿吉傳》：「國南有徒太山，魏言太白。」（[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6冊，卷100，頁2220）《北史·勿吉傳》：「國南有（從）[徒]太山者，華言太（皇）[白]，俗甚敬畏之。」[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0冊，卷94，頁3124。

³⁰ [元]脫脫等：《遼史》（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3冊，卷46，頁756。

³¹ 《金史·志第十六·諸神雜祠·長白山》：「大定十二年，有司言：『長白山在興王之地，禮合尊崇，議封爵，建廟宇。』十二月，禮部、太常、學士院奏奉敕旨封興國靈應王，即其山北地建廟宇。」（脫脫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3冊，卷35，頁819）大定十五年三月，奏定封冊儀物，每年春秋二仲擇日致祭。又金章宗明昌四年十二月，「冊長白山之神爲開天弘聖帝」。（同上書，第1冊，卷10〈章宗二〉，頁231）

祚，馬紀青嶺，肅慎以著，句麗南隣，室韋北處，西屆鐵甸，東憑海沮，代起雄傑，群推回霸。漢則挹婁有聞，魏則勿吉獨據，名靺鞨而自雄，稱合蘭而匪附。分六部于黑水，盈千兵而莫忤，伊惟完顏，崛起其中，革賓鐵以建號，明立國之攸崇，正厥位于白虎之水，拓其域于黃龍之塘。方涉江而警枕，策赭白以爭功，收契丹之五京，壓汴都以獨雄，此東懷之偉業，不可謂非神之所憑。……天之將啓，真人而命之也。斯峻峙之爲體，實合德于大坤，結元氣而欲舒，含太虛而混淪，綿歷千歲，若紆若屯，非應運而拔萃，曷克御乎乾元。大清之所以改三正而立極，無二上以明尊，……惟舊邦之實滋茲者，望盛京之佳氣，鬱斯岳而龍飛。隆大業于配天，亦孰得而並其丕基者哉！³²

遵循辭賦文體獨特的書寫程式，王嗣槐特意藉由東巖大夫與南渠處士二人之口進行一場大清聲威的造勢活動。正文前的賦序交代康熙十六年諭勘長白山之事靡遺，並且篤信此乃古帝王爲求國祚長傳必然有，也必須有的追遠作爲。是以儘管書寫依著對話的節奏行進，賦中二人卻少去敵我爭辯的劍拔弩張，更沒有一方壓過一方的睥睨強勢，較像同陣營間的和聲討教，一起站在天子立場，爲中央政權提出聲明保證。以上一段話正是南渠處士應從東巖大夫的懷古藻思，共同打造「潤色皇朝之懿烈，而爲百世所景仰」之壯盛榮景³³。

約莫西元前六世紀就已居住在東北的肅慎（亦作息慎、稷慎）向來被史家視爲女真族遠祖³⁴，其和中原發生關係甚早，古籍上的記載也不少。帝舜命禹治水成功，廣開諸夷來貢之路，在朝貢的民族中就有肅慎³⁵。成王大會諸侯、四夷，

³² 王嗣槐：〈長白山賦有序〉，頁612-613。

³³ 賦曰：「僕生訥陰之阿，陟茲山之上，其從嶺之體勢，可得而指諸掌也。其含包之周廣，可得而悉其情狀也。今天子命使臣相視所在，加封號以秩祀，而昭茲靈貺矣。今爲吾子述之，發懷古之藻思，抒寥廓之遐想，以潤色皇朝之懿烈，而爲百世所景仰。」同前註，頁612。

³⁴ 事實上，史家認爲幾乎所有東北民族都源自肅慎，女真族也不例外。此種古籍中所載東北只有一個民族系統的說法，已遭到現代部分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質疑，如凌純聲、張光直等學者紛紛提出不同詮釋及見解。然此議題並非本文論述重點，仍承史籍之說，暫且將肅慎視爲女真族的遠祖。以上學者觀點詳見陶晉生：《女真史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年），第1章，第1節〈女真民族的起源〉，頁9-15。

³⁵ 《史記·五帝本紀》：「南撫交趾，……北山戎、發、息慎。」《集解》：「鄭玄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1冊，卷1，頁43。

肅慎即參列朝班³⁶。肅慎與不咸山（長白山）的密切依存，已見《山海經·大荒北經》，所謂「馬紀青嶺，肅慎以著」，正是賦家鋪寫長白山站上歷史舞臺的最初。尤其憑藉「控引天地」的空間視角，王嗣槐為讀者清楚勾勒除東憑大海，長白山三面緊隣的古代民族。無論南邊句麗³⁷、北方室韋³⁸與西側鐵甸³⁹，在在透見其雄踞東北一隅而與初民息息相關的樞紐地位。接下來「代有雄傑」的挹婁、勿吉、靺鞨（亦即靺鞨）大抵都被視為肅慎之後，女真族的前身，與《後漢書·東夷列傳·挹婁》、《魏書·勿吉傳》、《北史·勿吉傳》到《舊唐書·北狄傳·靺鞨》記載幾近呼應⁴⁰。可見至少在官修史傳的脈絡裏，圍繞著長白山已然構築肅

³⁶ 《史記·周本紀》：「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同前註，卷4，頁133）《漢書·武帝本紀》：「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詹，北發渠搜、氐羗徕服。」〔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冊，卷6，頁160。

³⁷ 亦作高麗、高句麗，東晉以後據有今遼寧省南部、朝鮮北部等地，為唐高宗所滅。《北史·高麗傳》：「高句麗，其先出夫餘。」（李延壽：《北史》，第10冊，卷94，頁3110）《舊唐書·東夷·高麗》：「高麗者，出自扶餘之別種也。其國都於平壤城，即漢樂浪郡之故地，在京師東五千一百里。東渡海至於新羅，西北渡遼水至于營州，南渡海至于百濟，北至靺鞨。東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6冊，卷199上，頁5319。

³⁸ 室韋亦作「失韋」，分布於嫩江及黑龍江中上游流域，分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室韋、大室韋五部，語言、文化大抵與鮮卑、契丹相近。唐時有二十多部，先後屬唐朝慎州、黎州以及室韋都督府等管轄。《北史·室韋傳》：「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號為失韋……國土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莫婁國同。」（李延壽：《北史》，第10冊，卷94，頁3129）《新唐書·北狄傳·室韋》：「室韋，契丹別種，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裔也。」〔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20冊，卷219，頁6176。

³⁹ 鐵甸，亦作鐵離、鐵驪或鐵勒。《北史·鐵勒傳》：「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山據谷，往往不絕……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李延壽：《北史》，第10冊，卷99，頁3303）《舊唐書·北狄傳·鐵勒》：「鐵勒諸姓，回紇胡祿俟利發等，總百餘萬戶，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為州郡。」（劉昫等：《舊唐書》，第16冊，卷199下，頁5347-5348）《遼史·屬國表》：「天顯元年，濊貊、鐵驪、靺鞨來貢。」脫脫等：《遼史》，第4冊，卷70，頁1128-1129。

⁴⁰ 《後漢書·東夷列傳》：「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劉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0冊，卷85，頁2812）《魏書·勿吉傳》：「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魏收：《魏書》，第6冊，卷100，頁2219）《北史·勿吉傳》：「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而黑水部尤為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肅慎也。」（李延壽：《北史》，第10冊，卷94，頁3123-3124）《舊唐書·北狄傳·靺鞨》：「靺鞨，蓋肅慎之地，後魏謂之勿吉，在京師東北六千餘里，……其國凡為數十部，各有酋帥。」（劉昫等：《舊唐書》，第16冊，卷199下，頁5358）

慎、兩漢挹婁、南北朝勿吉、隋、唐靺鞨的系譜。此外，洪皓《松漠紀聞》亦曰：「女真即古肅慎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⁴¹一脈相承的譜牒關係清晰朗現，難怪另一位賦家江闈直接以「我肅慎」自況大清歷宗的誕降⁴²。

唐代的東北，白山黑水間形成兩大部落聯盟，一個以粟末靺鞨部長大祚榮所建的渤海國為主體，另一個則依黑水靺鞨部結合而成，女真部歸屬於黑水靺鞨⁴³。約在西元十世紀初，女真各部散居在松花江中游和牡丹江下游以北的黑龍江中下游地區。其後遼開國君主耶律阿保機(872-926)併契丹餘七部，統有今蒙古、東北、熱河、察哈爾、綏遠及河北北部，建國號為遼。契丹將女真管理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居住於鄰近契丹人的女真各部，於其地設州置官，編戶入籍、按戶抽丁，稱之為系遼籍女真，或曰熟女真。另一類是居住距契丹人較遠的女真人，契丹統治者不直接管轄，由女真族首領，因部而治，人戶不編入遼籍，只納貢賦，稱之為不系遼籍女真，或曰生女真」⁴⁴。生女真中的完顏部營建廬室，定居在按出虎水（今阿什河流域）一帶，並因聯合了附近之蒲察、裴滿、朮虎、不朮魯、挈懶、烏薩札，逐漸形成勢力龐大的部落聯盟。遼天慶五年(1115)，也就是宋徽宗政和五年，完顏阿骨打(1068-1123)叛遼自立，定都會寧（今黑龍江阿城縣），建立金朝(1115-1234)⁴⁵。對女真人而言，原本各不相屬，爭鬥、兼併不斷的各氏

⁴¹ [宋]洪皓：《松漠紀聞》〔《欽定四庫全書》，第407冊〕，卷1，頁1。

⁴² 其賦曰：「惟皇仁之廣被，紹軒、義而超子姒。……彼曆宗之誕降兮，咸若水于伊始。拂太昊之初生兮，兆華胥于踐履。矧我肅慎，靈區合蘭。」見江闈：〈長白山賦〉，頁163。

⁴³ 南北朝時，亦稱勿吉的靺鞨分七部。《北史·勿吉傳》：「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強，言語獨異。……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部類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其二伯咄部，在粟末北，勝兵七千；其三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為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肅慎也。東夷中為強國。」（李延壽：《北史》，第10冊，卷94，頁3123-3124）其他如《隋書·靺鞨傳》、《新唐書·黑水靺鞨傳》記載略同，只是「粟末」，《新唐書》作「粟末」，也就是松花江的古稱。七部之中，粟末部居最南，黑水部居最北，兩部最為強悍。

⁴⁴ 李洵、薛紅主編：《清代全史》（第一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章〈滿族的先世〉，頁5-6。

⁴⁵ 《金史·本紀一》：「金之先，出靺鞨氏。……唐初，有黑水靺鞨……。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屬於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號生女直。」見脫脫等：《金史》，第1冊，卷1，頁1-2。

族，首次形成統一共同體。緊接著金太宗天會三年(1125)滅遼，西夏崇宗正德元年(1127)，即宋靖康二年直驅汴京，生擒徽、欽二帝和宗室、后妃。短短十三年，一股足以威脅中原政權的壯大勢力傲然聳立。「直到宋高宗紹興十一年(1141)金、宋簽定和議：宋向金稱臣，每年納貢銀二十五萬兩、納絹二十五萬匹，兩國以淮河為界，西至大散關。至此，確立了宋金南北長期對峙的局面」⁴⁶。可以想見，那是多麼意氣輝煌的時代，以致賦家習溫歷史榮耀，勢必來到揮兵崛起的虎水、黃龍⁴⁷，來回逡巡「收契丹之五京，壓汴都以獨雄」的立國雄風。而東懷偉業、壓境爭雄的難得氣象又該歸功於何？答案正是「合德于大坤，結元氣而欲舒」、「綿歷千歲」的長白山降福所為，使得偏隅一方的地域都城——盛京同樣佳氣泱鬱，預示之後大清帝統應運配天之必然。這正是江閩所以理直氣壯地認定：「維茲長白，肇我邦國。……載生載育，日為首出。……太祖，虹下降而立極，蛇宵斷以長驅。……太宗，御駕階而創制，居龍攄而垂謨。……世祖，早躋聖籙，大展皇圖……。」⁴⁸

潤色皇朝，頌揚昇平的書寫任務昭然若揭，宣誇疆域資產的擁有才是究竟。令人目不暇給的景觀名物，源源不絕地自王嗣槐筆下湧出，川峰危嶺、草木珍絕、獸禽猛迅，縝密且如實呼應著「彰順頌天，助于昇平」⁴⁹的瑞靈。如同以下湯斌所闡述，是長白山嶢峨通氣的神聖天威，使得四方水陸「無不奔走而來賓」⁵⁰。然則在吳兆騫看來，觀長白山大勢、或許真能標榜「洵東極之神隩，詎西崑之可埒」⁵¹的獨尊地位。若能再細考「唯此僅有」的珍瑋品物，神靈傳說，更可證成「上當辰曜，仰視帝居」的仙閣天柱：

至於鴻雁雕鵠，鷹隼鸛鷓，交精旋目，繁驚競翔。更有珍異之鳥，彩翰朱裳，《禽經》不載，漢賦未詳。……遂誕毓乎神聖，同貞符于丹水。東燭員嶠，西耀昆崙，北熿幽崖，南震朱垠。陸讐水栗，無不奔走而來賓。皇帝儲精垂思，耀德布恩，翱翔乎書圃，逍遙乎禮園。歌清廟之雝雝，載洪頤之翻翻。⁵²

⁴⁶ 關捷、李燕光主編：《滿族通史》（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11。

⁴⁷ 按出虎水乃完顏部落定居之所，在今阿什河流域一帶。黃龍為金國都城名。

⁴⁸ 江閩：〈長白山賦〉，頁163。

⁴⁹ 王嗣槐：〈長白山賦有序〉，頁614。

⁵⁰ 湯斌：〈長白山賦〉，頁233。

⁵¹ 吳兆騫：〈長白山賦并序〉，頁14。

⁵² 湯斌：〈長白山賦〉，頁232-233。

若考其瓌奇之所窟宅，珍瑋之所景彰，則夜珠流照于素波，頡玉攄采于青岡。人葠抗莖于假陰，良楛挺筍于松陽。人參生于假樹之陰。石崖外，松林極目，其間環生楛矢，即肅慎氏矢也。靈趾驂螭而容與，羽人撫鶴而棲翔。畢《山經》以撰異，莫茲嶽之靈長。相傳其上有仙靈往來，擅射麋鹿者，即雲霧迷徑。至其出納望曦，懷吐雲霧，苞陰陽以靈秘，通元漠而神護。小眾山於整敦，眇七表於指顧。峴嶽則千市未殫，縹碧則萬重紛聚。頓挺拔之地軸，俛嵯峨之天柱。故能上當辰曜，仰褫帝居，抗基卓犖，翔勢扶輿。踞蒼門而表神宅，並青岱而闢仙閭。赫彤雲之晝聚，焯紫氣之晨敷。孕造夏之玉宇，識臨代之寶符。啓潛躍於聖祖，臻景樂於皇圖。藏瑤牒兮可瑛，涌金精兮詎誣。瑞我清兮億載，永作固兮不渝。⁵³

《本草綱目·草一·人參》記載，人葠就是人參：「人葠年深，浸漸長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謂之人葠。……後世因字文繁，遂以參星之字代之，從簡便爾。」⁵⁴ 從其土精、玉精、神草、血參⁵⁵等別稱看來，古人應視為珍物，故總在朝貢的品目中見其身影。例如唐玄宗天寶七年(748)三月，「黑水靺鞨、黃頭室韋、和解室韋、如者室韋、賂丹室韋，並遣使獻金、銀及六十綵布、魚牙紬、朝霞紬、牛黃、頭髮、人參。」⁵⁶ 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詢復遣御事民官侍郎元穎等二百九十三人奉表入見於長春殿，貢金器、銀厨刀劍、鞍勒馬、香油、人參……等物」⁵⁷。珍貴、驚艷都得歸功奇異的治疾藥效，梁阮孝緒的母親忽病，非得人葠合藥不可，是為其證⁵⁸。明朝與女真人，女真與朝鮮甚至為了人參採掘的

⁵³ 吳兆騫：〈長白山賦并序〉，頁18。

⁵⁴ [明]李時珍著，陳貴廷點校：《本草綱目》（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20，頁304。

⁵⁵ 《太平御覽·藥部八·人參》：「人參，一名土精，……一名玉精。」〔宋〕李昉編纂，夏劍欽點校：《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8冊，卷991，頁934)《證類本草》：「人參，……一名人銜，一名鬼蓋，一名神草，一名人微、一名二精，一名血參，如人形者有神。生上黨山谷及遼東，二月、四月、八月上旬採根，竹刀刮，暴乾，無令見風。」見〔宋〕唐慎微：《證類本草》（《欽定四庫全書》，第740冊），卷6，頁226。

⁵⁶ [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12冊，卷971，頁16，總頁11412。

⁵⁷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40冊，卷487〈外國三·高麗〉，頁14045。

⁵⁸ 《梁書·阮孝緒傳》：「母王氏忽有疾，……合藥須得生人葠。」〔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4冊，卷51，頁740。

所有權而糾紛不斷。先不論各自的起因、意圖何在⁵⁹，人參難得且珍奇的價值已不言而喻。

「楛」是長白山的特種木材，形似荊而色紅，莖甚堅韌，可制箭桿及器物，「楛矢」即以楛木做杆的箭，記載中肅慎氏曾當作貢物獻與周室：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而死，楛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其職。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⁶⁰

「楛矢」和另一種黑龍江特產，製造石鏃最理想的原料「石弩」，都是當時威力極強的武器。據說其弓長四尺，箭杆長一尺八寸，射程能達四百步，肅慎以之朝貢示忠，成為周天子令德遠被的鐵證。以楛為桿，以石為鏃的「楛矢石弩」也化身肅慎特有文化的代名詞。直到《魏書》、《舊唐書》，對於被視為肅慎之後的勿吉、黑水靺鞨，依然強調「勿吉復遣使貢楛矢方物於京師」⁶¹、「兵器有角弓及楛矢」⁶²。稀有珍奇的人葎，肅慎文化代稱的良楛，與流照於素波的夜明珠、攄展於青岡的鮮彩紅玉，為長白山罩上川巒湍浚、草木繁偃、獸禽猛迅之外更為瓌奇的面紗。

高山插入雲層，和天最接近，一直被認為接近天神的最佳階梯。高山又是大地上最大形體，是地祇最合理的居處。吳兆騫掌握歷來人們信以為真的神嶽揣想，進一步彰揚長白山「出納望曦，懷吐雲霧」的神護靈秘，擡出雲來霧去的仙羽傳說。驂螭容與的山林靈趾⁶³、乘鶴棲翔的羽人飛仙，刻意強化長白山的幽秘難測，連專錄怪誕神異的權威典籍都未能窮盡，湯斌「更有珍異之鳥，彩翰朱

⁵⁹ 明朝與女真的糾紛在於野生人參的身價甚高，明廷明令遼東都司採參不時進貢，並深入太子河上流和蘇子河合流處採集，遭到此地區的建州女真傷害。後來更為了維護人參的採取權利，不惜以武力對抗明廷。女真與朝鮮雖曾明訂江都會盟條約，嚴守封疆，互不相犯，但對國境界線，並無明確劃定，以致朝鮮人越境盜參事件，屢屢發生，時起爭議。以上糾紛詳參韓道誠：〈東北風土雜考〉，《東北歷史文化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年），頁453-459。

⁶⁰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卷5，頁214-215。

⁶¹ 魏收：《魏書》，第6冊，卷100〈列傳·勿吉〉，頁2221。

⁶² 劉昫等：《舊唐書》，第16冊，卷199下〈北狄·靺鞨〉，頁5358。

⁶³ 《初學記》引漢劉熙《釋名》：「山精曰夔，亦曰趾。」〔唐〕徐堅：《初學記》（《欽定四庫全書》，第890冊），卷5，頁73。

裳，《禽經》不載，漢賦未詳」的頌揚亦涵此意。賦家一方面謳歌珍異奇寶的潛藏特有，收合之前名物類聚的排比鋪陳，再次印證斯嶽小衆山、眇七表，嶇嶽飄縹的地軸天柱。另一方面，飛仙羽人的神靈傳說，突顯長白山靈祕的神聖性，同時也使之布滿彤雲、紫氣的瑞祥嘉兆，足為踞蒼門、並青岱的神宅仙閣。大清承其孕育見證的寶璽、符命，乃天授正朔，皇輿疆土豈能不景鑠壯闊，帝統丕業怎會不億載永固？

尋覓遠古神話傳說來建構共同起源，強化族群內部的一體性，設定非我即彼的排他性邊界，乃近年來學者頗為關注的研究議題⁶⁴。以本為茫昧難稽的「黃帝」神話為例，沈松僑詳論晚清知識分子如何透過各種敘述策略，將黃帝從數千年來歷代相承的皇朝統系抽離出來，重加詮釋，作為界定中國國族邊界，區隔成員與非成員，凝聚內部認同的表徵⁶⁵。對照之下，吳兆騫特別請出往來長白山的靈跂、羽人，雖不是實指的神話人物，召喚滿族神聖共同體的認同居心如出一轍。以前文提及《滿文老檔》等書所記載的始祖三仙女故事為例，皇太極時代，一場動員神話的國族改造運動就已暗潮洶湧。也就是把「努爾哈赤始祖在牡丹江口一帶的活動以及六世、七世、八世祖的事迹，經過獨具匠心地潤色改造，將其嫁接到女真人普遍流傳的神話」⁶⁶，進而締構愛新覺羅氏血統非凡，乃神仙後裔，「應當建立帝業，統治天下百姓。這是為其登皇帝位製造輿論，同時也與金朝和女真劃清了界限」⁶⁷。

長白山名由來，約定俗成且被接納的說法，大抵取自遠望長白的景觀風貌，亦即今日所知主峰山頭多白色浮石與積雪的特徵⁶⁸。然則《契丹國志》：「長白

⁶⁴ 如王明珂認為：民族乃是一個人群主觀的認同範疇，此範疇所以形成，是在特定的政治、經濟條件中，利用共同自我稱號及族源歷史，來強調其內部的一體性，並設定族群邊界以排除他者，同時更在主觀上強化強調某些體質、語言、宗教或文化特徵。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7年），頁77。

⁶⁵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頁1-77。

⁶⁶ 李自然：〈試談清代長白山封禪及其特點〉，《內蒙古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9卷第1期（2000年），頁47。

⁶⁷ 同前註。

⁶⁸ 如《長白彙徵錄》：「山上經年積雪，草木不生，望之皆白，故名曰長白山。」〔清〕張鳳台：《長白彙徵錄》〔臺北：華文書局，1969年影印宣統二年刻本〕，頁77〕《盛京通志》採用《明一統志》的說法：「其巔不生他樹，草多白花。」〔清〕阿桂、劉謹之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欽定四庫全書》，第501冊〕，卷27，頁495〕就賦篇來

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⁶⁹的敘述，猶如《滿文老檔》三仙女的故事，又與吳兆騫筆下仙靈往來的描寫極其類似。再比對金朝趙秉文〈長白山行〉：「長白山雄天北極，白衣仙人常出沒。玉龍垂爪落蒼崖，四江飛下天紳白。」⁷⁰賦家用心顯然不只是徵實鋪陳，已被置入括弧而成「空間隱喻」(spatial metaphor) 的長白山非得神聖而被敬畏不可。既被尊為肇興盛地，就得提供堅實之起源論述來見證自我稱謂(emic) 的正當性。有什麼比稽不可考的神靈傳說更茫昧難驗，更懾人耳目！長白山「崇隆鬱嶽，巖嶽嵯峨，神物棲止，僊真婆婆」⁷¹，擁有滿族血統何其尊貴。統治者同樣不斷助長神山聖境，以便宣揚帝國天威，壯大並鞏固認同藩籬。地理景觀與帝國圖像之間複雜的依存關係莫過於此。長白山對於帝王們的重要性也可見一斑，無怪乎從金世宗開始，就借用漢人儀式來封冊長白山神。下一節論述，即將看到歷代登封場域在賦家的聲聲催喊下，竟逐漸往東北移去，長白山真要代泰山而起，獨具王者儀形了。

三、從泰山到長白山——往東北移動的封祀場域

就精準字義追索，「封禪」一詞首出司馬遷，《史記·封禪書》詳述漢武帝元封元年(110 B.C.) 封禪泰山始末及其祭禮儀式，同時上溯源起，帶出封禪與上古帝王巡察四方，祭祀天地山川的緊密聯繫⁷²。因此，「封禪」記載雖遲至西漢，卻不代表之前渺無此典。相反地，人類早就認定萬物皆有神靈，從而遍祭天地四

看，江閻從「特選待從，副茲重臣」(見〈長白山賦〉，頁163) 以下詳述武默訥一行勘探長白山之事，當其抵山頂時，特別頌揚天地俱來的如斯皚雪：「山羅列而孫立，峯五出而帶□□(原字模糊)。何皚皚之冰雪，積盛夏而不漸。倘天地與俱來，閱今古而如斯。」(頁164)

⁶⁹ [宋] 葉隆禮：《契丹國志》(臺北：廣文書局，1968年)，卷27，頁215。

⁷⁰ [金] 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四部叢刊正編》影印汲古閣精寫本)，卷5，頁68。

⁷¹ 王嗣槐：〈長白山賦有序〉，頁614。

⁷² 《史記·封禪書》：「《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群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見司馬遷：《史記》，第4冊，卷28，頁1355-1356。

方，表達至高誠敬⁷³。其中又以對山嶽最為尊崇，除了《山經》⁷⁴，先秦典籍充溢著各類神靈讚歎。比方《楚辭·天問》將山嶽視為撐天之柱⁷⁵、《尚書大傳·略說》云：「夫山草木生焉……出雲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⁷⁶至於各種出土的遺址文物反映了更早之前，原始先民的膜拜信仰⁷⁷。山嶽被視為與天地同構、與日月同輝，地位幾乎高居於四瀆（黃河、濟水、淮河、長江），比川澤更能庇佑與警懲人們⁷⁸。愈是神奇高險愈被認為接近天，不僅不能、不可登臨，而且「山組本身和山的保護神、山居者的神靈都該受到膜拜，聚居者、盤桓者的英雄神、動物神也將被若明若暗地編整到山組神之中。連木石和森林都被當做山神『附祭者』或『助祭者』而被『升懸』，被環列」⁷⁹。

回到〈封禪書〉引述《尚書·舜典》之言，舜實際巡察了岱宗泰山、南嶽衡

⁷³ 《禮記》：「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7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46〈祭法〉，頁797〕《國語·魯語上》：「夫聖王之制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卷4，頁166-170。

⁷⁴ 依照何平立的看法，《山經》對於山嶽崇拜信仰主要展現四個特點：一、以氏族圖騰標志和山神崇拜信仰緊密結合。二、山嶽乃天神所居之地，是通天之路。三、山乃聖賢祖先發祥之地。四、用最隆重的禮儀祭祀山嶽。詳見何平立：《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跡》（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頁67-69。

⁷⁵ 《楚辭·天問》：「八柱何當？」王逸注：「言天有八山為柱，皆何當值？」〔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頁126。

⁷⁶ 〔漢〕伏勝撰，〔漢〕鄭玄注，〔清〕陳壽祺輯校：《尚書大傳》（臺北：中新書局，1973年《古經解彙函附小學彙函續附十種》，第2冊），卷3〈略說〉，頁650。

⁷⁷ 如陝西半坡村等地發現的新石器「人面魚紋」彩陶，其頭上山型冠帽即象徵「取其人所仰」的山神。山東莒縣陵陽河諸城前寨遺址則有一幅似為反映先民意識的藝術創意圖，結合了日出日落、雲來雨去的自然整體崇拜。參閱陳竟：〈人面魚紋：炎帝神農氏族徽〉，《尋根》第2期（2000年）。湯貴仁：《泰山封禪與祭祀》（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頁10-11。

⁷⁸ 葉舒憲等人以為，「世界史的新發現之一，農業不發生於河谷而起源於山地。他們需要『山』來供給和養育他們：順利地獵牧或收穫，是山在庇佑和獎賞人們；遇到災害或危險，是山在警告和懲罰自己。山就是神，神就是山。……山還非常神祕，……極高的山（尤其是冰山、雪山或危山），不但難於攀登，甚至看不到頂。」見葉舒憲、蕭兵、鄭在書等著：《山海經的文化尋踪——「想象地理學」與東西文化碰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冊，頁817。

⁷⁹ 同前註，頁819。

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但歷代帝王卻獨鍾情泰山，僅到此舉行祀祭天地的儀典。細究其因，應該有二。一、本身造型的獨特驚異。照理說，泰山位於黃河下游（今山東省中部），主峰玉皇頂海拔一五四五公尺，在中國峻嶺聳峙的高山群裏並非名列前茅，在五嶽之中也次於恒山、華山，僅居第三。不過若以其為中心，南到長江，北抵燕山，東達大海，西至河南的廣大幅員，竟沒有一座山可與之比擬。特別是南側華北大平原一望無際，只見中部偏東的主峰直入雲霄，極容易塑造拔地通天、東天一柱的獨尊氣勢。二、位居東方的地理位置。「在人的視覺感受上，日出東方，光明來自太陽，東方是一天的開始，也是萬物之始。在初民時代，太陽意味著光明和溫暖，它不僅有利於動、植物的生長發育，也給人們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生機與便利」⁸⁰。此外，東方為木德、主生，泰山居中國疆輿東方，自然也代表一歲之首的春季，充滿太陽般孕生萬物的神祕想像⁸¹，具有召人精魄的輪迴力量⁸²。從遠古的自然崇拜、山川崇拜到傲聳東方，結合太陽崇拜的優勢地位，泰山在人們心目中的神聖地位日益強化⁸³，歷代帝王幾乎都以最隆厚的儀典祭天，亦即舉行封禪祭祀：

此泰山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何？天命以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於天，報群神之功。」⁸⁴

⁸⁰ 湯貴仁：《泰山封禪與祭祀》，頁16。

⁸¹ 唐玄宗〈紀泰山銘並序〉：「《爾雅》云：『泰山為東嶽。』，……其方處萬物之始，故稱岱焉，其位居五嶽之伯，故稱宗焉。自昔王者，受命易姓，於是乎啓天地，薦成功，序圖錄，紀氏號。」見周紹良總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第1冊，卷41，頁522-523。

⁸² 漢樂府〈泰山吟〉、〈梁甫吟〉、〈蒿里曲〉（蒿里是泰山南麓之丘陵，古代葬地），均為古人悼念死者的挽歌，內容都涉及魂歸泰山之事。陸機〈泰山吟〉：「《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有《泰山吟行》，今不歌。』《樂府解題》曰：『《泰山吟》，言人死精魄歸於泰山，亦《薤露》、《蒿里》之類也。』」其詩則云：「泰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峻極周已遠，層雲鬱冥冥。梁甫亦有館，蒿里亦有亭。幽塗延萬里，神房集百靈。長吟泰山側，慷慨激楚聲。」〔宋〕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605。

⁸³ 《風俗通義》：「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為五嶽之長。」〔漢〕應劭：《風俗通義》（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卷10〈山澤·五岳〉，頁1。

⁸⁴ 司馬遷：《史記》，第4冊，卷28〈封禪書〉，頁1355《正義》。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以印璽。⁸⁵

何謂封禪？綜合張守節與班固說法，一在泰山上封土為壇以祭天，是為封；在泰山下一處小山清理出一塊地面以祭地，則為禪，合稱封禪。二則認為祭文的冊文（符）以銀繩纏束，打結的地方封以金泥，加蓋印璽，稱為封，餘者大致相同。不論何種詮釋，封泰山、禪梁父（或其他泰山下的小山）的祭祀天地即為封禪。「必於泰山何？」的緣由已見前述，班固顯然深知位居東方，乃萬物之始，陰陽交化之處的優勢意味，故而給出相同答覆。特別的是，張守節引用《五經通義》，坦誠宗教意識之外，帝王重封禪，對泰山崇拜其實別有居心。無論標榜「天命以為王」，或是「王者易姓而起」都代表著一個皇權天授、改制易姓的皇朝新興。「通過整個具有神聖性、社會性的典禮……展示一種新的統治秩序，傳遞一種新的政治信息，營造一種新的皇朝信仰體系。另一方面亦可在『奉天承運』、『天命』德運的證明下，增強統治階級的統治力量與自信，增強臣民對新皇權的信心和忠心」⁸⁶。封禪是一種宣示天命、昭告德業的祭祀儀典，不但證實皇權合法存在，同時也是納四方於一統，穩固國家秩序的必要手段。能夠舉行封禪並順利完成，就像領了一張已宣告天地、答謝神靈賦予治理人間權柄的保證書，其象徵意義有時甚至超過帝王登基大典。

正史有確切封禪記載，首推秦始皇嬴政⁸⁷。但山嶽信仰由宗教神權逐漸走向與政權合一，依照何平立的論述，周代已甚為明顯。山嶽是見證宇宙秩序與永久的象徵，也是人間統治地位和權力、領土、征服的代言，被視為與天、天神緊密相聯。舉凡國家昌盛，神靈必定出現在被崇敬的山上，並且尊崇為祖先，以建構中央四方的大一統地理模式⁸⁸。山嶽祀典的被記錄、被編整、被展示都為了顯現王權神授，安邦定國。於是祭祀聖地與政教網絡緊密交織著複雜的權力運作，預示著帝國運命的牢實與否。難怪秦政的驟起暴落，被歸諸無封禪之德卻不顧暴風

⁸⁵ [清] 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卷6〈封禪〉頁278-279。

⁸⁶ 何平立：《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迹》，〈緒論〉，頁5-6。

⁸⁷ 《史記》：「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司馬遷：《史記》，第4冊，卷28〈封禪書〉，頁1366-1367。

⁸⁸ 何平立：《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迹》，頁73-76。

雨強而爲之⁸⁹。縱使大費周章，任用儒生議論改制諸事，耐心苦盼各項封禪條件三十年⁹⁰，漢武帝也非得親率文武朝臣登上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勒石表功，向世人誇展受命於天，已臻盛世之隆的漢家功勳。從元封元年(110 B.C.)一直到死前二年的二十二年間，平均不足三年就親至泰山祭祀，總達八次之多⁹¹，武帝重視封禪程度可見一斑。

登山祭祀既然具備君權神授、德配天地的象徵意涵，足以控扼朝廷內外的信仰意志，有什麼比封禪大典更能解除清朝因三藩之亂所引發的政權危機？如前文闡述，康熙十二年吳三桂起兵叛亂，戰火連起，十六年四月，聖祖便派遣武默納等人前往長白山瞻視行禮。十七年正月，武默納一行再次奉命敕往封長白山之神，祭封五嶽之禮，昭示大清政權合法，強化臣民忠心與信心的意圖顯而易見。連帶也對叛亂者及欲追隨的明代遺老起著逆天作爲的恫嚇效用。識穿此次朝聖之旅的重責大任，才能理解爲什麼書寫此事的幾篇賦文，共同拋出登封長白山的呼籲。那是千古以來，任何受命帝王報本反初的應有敬崇，也是皇朝享國長久，傳世綿遠的必然舉措：

天作高山，聖人出焉，地靈人傑，有開必先。黃山以軒轅蹟顯。堯山以伊祁名傳。舜山揚休于望秩，禹山告成于隨刊。商邑則景山是陟，周京則岐山聿遷。炎漢奮芒碭之上，神唐興太岳之間。倚崔嵬以作鎮，亘千古而皆然。若我皇清之受命也，爰自朔方，始開大漠；函蓋穹窿，廣輪寥廓。上帝乃眷，名山斯託，睥睨三壺，憑陵五岳。⁹²

臣竊惟古之帝王，首出御宇，享國長久，傳世綿遠，必紀其誕降之山川，始封之邑里，靈蹟瑞應，至于今傳之。盤庚誥商，雖囂相耿那，承五遷而後，必追維（毫）〔亳〕邑景山之舊，以彰前功。周詩述公劉居邠，太王遷岐，文王邑鄴，武王在鎬，亦必有邠家室，咏厥初焉。……或靈誕于岡

⁸⁹ 《史記》：「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譏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司馬遷：《史記》，第4冊，卷28〈封禪書〉，頁1371。

⁹⁰ 依司馬遷之言，帝王封禪必須具備符瑞祥應、功成德洽、太平盛世等條件。其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見同前註，頁1355。

⁹¹ 八次分別爲元封元年、元封二年、元封五年、太初元年、太初三年、天漢三年、太始四年、征和四年。詳見湯貴仁：《泰山封禪與祭祀》，頁60。

⁹² 尤侗：〈長白山賦〉，頁299。

阜，或設險于邦畿，或祥徵于陵墓，或瑞應于巒崖。自古受命帝王，未有不報本反初，崇祀山岳，昭姓考瑞，以彰眷祐所自來者也。⁹³

誕降山川、始封邑里都是一個王朝「報本反初」，不能不溯源、頌揚的空間記憶，尤侗與王嗣槐不約而同強調承天受命的帝王與二者的唇齒相依。稍有差異的是，前者從軒轅一直細數到神唐，側重山嶽獨受敬崇的睥睨姿態。後者特重商周，尤其標舉周代幾位聖君對始封邑里的追念。

黃山得名，相傳與黃帝、容成子、浮丘公曾經合丹於此有關，故曰「跡顯」。伊祁又作伊祈或伊耆，向來有二說，一是神農氏，一為帝堯⁹⁴，尤侗採信後者，強化封唐所在地堯山「以伊祁名傳」的合理想望⁹⁵。舜、堯與山嶽的密切連結，《尚書·舜典》、《尚書·禹貢》都留下記載。舜受帝位後曾祭告上帝六宗山川群神，後來司馬遷纂寫〈封禪書〉就引用此段記載⁹⁶。大禹治水分劃土地，也是每到一處，就會隨山刊伐樹木，祭奠高山大川⁹⁷。商湯滅夏之後，建都於亳，而亳則有南亳（河南商丘東南）、北亳（河南商丘北）和西亳（河南偃師）之分，湯首先所都之亳實際上為南亳。不過再對照《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⁹⁸位於偃師縣南西亳的

⁹³ 王嗣槐：〈長白山賦有序〉，頁610-611。

⁹⁴ 《路史》：「炎帝神農氏，姓伊耆，名軌。……其初國伊，繼國者，故氏伊耆。」〔宋〕羅泌：《路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後紀，卷3〈禪通紀·炎帝〉，頁1。《經典釋文》：「耆，巨夷反，伊耆，古天子號也，或云即帝堯是也。」〔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臺北：藝文印書館，1996年），第6冊，卷12〈禮記音義·郊特牲〉，頁11b。

⁹⁵ 《後漢書·郡國志二》「中山國」條下，李賢《注》引《帝王世記》曰：「堯封唐。堯山在北，唐水西入河，南有望都山，即堯母慶都所居，相去五十里。都山一名豆山。」見范曄：《後漢書》，第12冊，志第20〈郡國〉，頁3435。

⁹⁶ 《尚書·舜典》：「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漢〕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3，頁34-40。《史記·封禪書》所引之文見註72。

⁹⁷ 《尚書·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6，頁77。

⁹⁸ 司馬遷：《史記》，第1冊，卷3〈殷本紀〉，頁93《正義》引。

景山亦曾為商都，這也是朱熹《詩集傳》：「景，山名，商所都也。」⁹⁹的說法由來。王嗣槐將亳邑、景山併而視之，拉出盤庚追遠前功的誠意心念即基此。來到周代，尤侗只交代開朝帝王建京岐山的史地記憶，王嗣槐卻不忘周詩吟唱，召喚「復修后稷之業」，率領族人遷往邠地（陝西邠縣洵邑縣之間）的公劉時期，周道之興自此始也¹⁰⁰。之後，無論古公亶父不忍與戎狄戰而遷居岐下，文王征犬戎、伐崇虎後的自岐下徙都酆（今陝西省鄠縣東）¹⁰¹。乃至武王承商天命，定鼎鎬都（今陝西省長安縣西南，灃河東岸），一脈相承的仁德統緒憑依次次遷移的邑里庇佑方得昌續。同樣地，在尤侗看來，所謂「炎漢奮芒碭之上，神唐興太岳之間」。若不是芒碭山澤隱匿劉邦身影，就沒有往後大漢天威的誇揚四方¹⁰²；若不是霍山神靈濟引李淵大軍，亦沒有後來神唐氣象的縱橫海宇¹⁰³，高山之靈與地間人傑總是相互輝映。換言之，炎漢、神唐之「享國長久，傳世綿遠」，實有賴於「山靈蹟瑞」。稍後的文章鋪寫，王嗣槐才會總論闡明，不管靈蹟、險赫、祥徵、瑞應映顯於何處，「自古受命帝王，未有不報本反初，崇祀山嶽，昭姓考瑞，以彰眷祐所自來者也」。山嶽感焉若是上天授命帝王統馭人間的意旨象徵，唯有登封之禮的展示方能證成代明而起的正當性，破解蜂擁沓起的反清聲浪。

召請具有典範效用的聖君們來證明大清祭祀山嶽的前有所憑，尤侗與王嗣槐

⁹⁹ 《詩經·商頌·殷武》：「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朱熹云：「景，山名，商所都也。」〔宋〕朱熹：《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8，頁32。

¹⁰⁰ 《史記·周本紀》：「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司馬遷：《史記》，第1冊，卷4，頁112）「詩人歌樂思其德」即指《詩經·大雅·公劉》，其曰：「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見〔漢〕毛亨傳，鄭玄注，孔穎達疏：《詩經注疏》（《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17之3，頁617。

¹⁰¹ 《史記·周本紀》：「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明年，伐崇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司馬遷：《史記》，第1冊，卷4，頁116-118。

¹⁰² 芒碭乃芒山、碭山的合稱。《史記·高祖本紀》：「秦始皇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同前註，卷8，頁348。

¹⁰³ 《舊唐書·高祖本紀》：「秋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圖關中，以元吉為鎮北將軍、太原留守。癸丑，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丙辰，師次靈石縣，營於貫胡堡。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為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神不欺趙無恤，豈負我哉！』」見劉昫等：《舊唐書》，第1冊，卷1，頁3。

一針見血地挑明登封之典的事不宜遲，也賦與儀式進行的合理詮解。但該到東嶽泰山，祭天正名，順承禮制以宣示帝國的天命所歸。還是干冒背離而被否定的驅除風險，另覓本朝的神山從主。賦家們的看法是這樣的：

長白山者，蓋東方之喬嶽也。晉臣袁宏有言曰：「東方萬物之所始，山嶽神靈之所宅。」我國家肇基震域，誕撫乾圖，景歷萬年，鴻規四表。則茲山者所以昭應皇輿，合祥帝室，……同焜耀于方載者也。¹⁰⁴

古之封禪者，皆封泰山，禪梁甫，云云亭亭，不可勝數。而臣獨謂百年不同時，千里不同土，天地循環，各從其主。惟茲長白，啓我列祖，肇基王迹，削平險阻，崇德報功，允宜首舉。曷不驂龍虬，御風雨，陳圭璋，考鐘鼓，泥金介丘之巔，刻石流沙之浦。猗與那與，此天下之壯觀，朝廷之篤祐也。且齊有長白，號爲肅然，古之王者猶受禪焉。彼培塿其有典，矧高高而弗虔乎。¹⁰⁵

乃古者登封七十二君，漢、唐接踵，亭亭云云，千有餘年，曾不得比乎金簡玉策之膺。豈知其橫地乳，戴天麋，自開闢而醞釀，以待真人受命之興者哉！¹⁰⁶

泰山並非最聳高卻獨在五嶽中拔得頭籌的緣由已如前述。「東方萬物之所始」，代表大多數敬畏、頂膜的主流信仰。只是核對一下《後漢書·祭祀上》，袁宏(328-376)這段話原是針對光武帝親率文武百官升封祭祀，詳述何以王者初基必有封禪之事，及其所擔負伸張權柄，安邦定國的儀式隱喻¹⁰⁷，舉行禮典的場域當然是在泰山。吳兆騫卻巧妙地以同居「東方」的地理優勢，架搭起足以往東北移動的合法橋樑，贊同來到滿族的源起聖地長白山。然而又不免擔憂一旦更動封禪山嶽，極可能適得其反，無法被納進歷朝皇統系譜，更顯得大清政權的名不正言不順。

¹⁰⁴ 吳兆騫：〈長白山賦并序〉，頁13-14。

¹⁰⁵ 尤侗：〈長白山賦〉，頁300。

¹⁰⁶ 沈珩：〈長白山賦〉，頁120。

¹⁰⁷ 袁宏《後漢紀》曰：「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見范曄：《後漢書》，第11冊，志第7〈祭祀〉，頁3171，李賢《注》引。

從而匠心獨運，如果化生萬物的東方信仰乃泰山封禪自古信服人心的詮說策略，不如穿針引線，營造泰山、長白山都是「東方之喬嶽」的神聖表相。

與吳兆騫的迂迴善論截然背反，尤侗乾脆直抒胸臆，表明自己深明古禮，封泰山、禪梁父就像沈珩之言，「乃古者登封七十二君，漢、唐接踵，亭亭云云，千有餘年，曾不得比乎金簡玉策之膺」的應循儀制。但他卻堅持獨見，推展「百年不同時，千里不同土，天地循環，各從其主」的新思考。換句話說，大清授命疆輿既不同於歷代，時間轉移更不重疊前朝，另覓受禪神山，奉為從主實屬天地循環自然之理。何不謹從列祖肇基聖地，就在擁有天下壯觀的長白山，陳圭璋，考鐘鼓，崇德報功，不再執溺於滯固的禮制規範，坦然承認沈珩所謂，「真人受命之興者」¹⁰⁸。

移變封禪之地的想法並非始於清初。唐登封元年(696)，在強勢且慎密的運作下，「為證明武周革命改朝換代乃是順應天命、易姓而王，以功告成，遂詔令於嵩山舉行封天禪地的國祀盛典」¹⁰⁹。武則天將大典場所改於中嶽嵩山的原因或許尚有其他¹¹⁰，但藉此宣示代李唐為帝的政治用心無庸置疑。一種另覓神山，塑立有別於男性傳統的絕對主體，專屬於女帝治國的祭祀地理觀¹¹¹。刻意突圍，逾越

¹⁰⁸ 此論不足為奇，反倒是遭逢鼎革亂離的一貫應世姿態。「天理循環，無往不復」的字眼在尤侗〈反恨賦〉裏亦曾出現。以化悲情為喜劇的逆反書寫，尤侗藉著想像因陷北塞的李陵凱旋歸朝，親刀寇讎，洗刷辱名並睥睨萬戶，解脫易代後投效新朝的憾恨之道，將自己從天地循環的相對苦樂中超拔出來，嘻笑前人今事。其曰：「至如李陵降北，拔劍登臺。遂犁王庭，凱唱而回。入報天子，賜爵行盃。出史公于蠶室，懸軍候于藁街。大將軍方斯下矣，萬戶侯何足道哉！」（尤侗：〈反恨賦〉，《西堂雜俎一集》，卷1，收入《尤太史西堂全集》，頁104）尤侗〈反恨賦〉的逆反詮說，詳見拙著：《明清之際辭賦書寫中的身分認同》，頁73-76。

¹⁰⁹ 何平立：《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迹》，頁347。

¹¹⁰ 何磊認為武則天選擇嵩山封禪原因為，一、完成唐高宗嵩嶽封禪的夙願。二、以嵩山為武周神嶽。三、潛意識中的「男女有別」思想。湯貴仁的看法是，首先武則天對千年舊制陳規、綱常倫理禮教的逾越與挑戰，屬於一種政治和禮制上的革故鼎新。其次，嵩山在地理上靠近洛陽，在此封禪既可避免大隊人馬遠赴泰山封禪而勞民傷財，遙途勞困，又可避免女皇長時間遠離神都而引起政治上不安全的因素。同時，「以中為尊」的觀念，嵩山中嶽在五嶽之中也應屬尊者。再次，封禪嵩山與周代崇拜嵩嶽天神有關，而武周政權正是追尊周文王為始祖文皇帝、周公為褒德王。最後，佛教氣味濃厚的嵩山，符合武周削弱道教地位以打擊李唐皇朝的意圖，成為另一支穩固社會思想的政治工具和倫理武器。何磊：〈武則天選擇嵩山封禪原因初探〉，《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35卷第5期（2003年9月），頁48-52；湯貴仁：《泰山封禪與祭祀》，頁349-357。

¹¹¹ 武則天封禪嵩山背後潛藏的男女有別意識，詳參何磊：〈武則天選擇嵩山封禪原因初探〉，頁51-52。

主流論述的漢家禮儀，對於被排拒在外的異族來說，應該也是強化自我存在，貞定認同疆界的絕佳策略。雖然賦篇的書寫者皆為漢人，卻如前言，都已效忠新朝，迫切須要帝國正名的合法背書，登封長白山而非泰山的大典聲聲催促：

夫其為山也，祥抽翠籙，景秘丹繩，黃星月映，紫氣雲蒸。割尾箕之外舍，蟠渤碣之餘稜。千里橫兮獨踞，百里矗兮萬層。配元天於北列，躡日觀於東陵。乃古者登封七十二君，漢、唐接踵，亭亭云云，千有餘年，曾不得比乎金簡玉策之膺。豈知其橫地乳，戴天麤，自開闢而醞釀，以待真人受命之興者哉！¹¹²

陛下仁覆群生，義征不庭。憲度昭于宮府，龐恩浹于郊坰。昆蟲回首而面內，符瑞應運而畢臻。雖孕唐育虞，甄殷陶周，夫何慝焉。以是封禪，又何讓于七十二君乎。¹¹³

維昔修升中之文，隆秩祀之典，廣厥厚而增高，燦金繩與玉簡。紀云云與亭亭，伊七十二代之是踐。¹¹⁴

箕星與尾星相接，屬東方七宿，一方面具現長白山挺立東方的優越地理方位，另一方面亦指喻上應陰陽的生德主宰。而突出於渤碣之間，千里獨踞、矗兮萬層的鋪寫用意，在於強化「配天」、「躡日」的闊遼氣勢。然後再搭配「祥抽翠籙，景秘丹繩，黃星月映，紫氣雲蒸」，全然符合之前描述的神山姿態。聳居東方，主生德，又峻異偉壯，加上霞映霧渺，掩隱著仙蹤幽渺迷濛，獨留祥瑞輝映天地。在沈珩筆下，取泰山而代之的長白山一點也不遜色，乃萬般備全的封禪好處所。但足夠嗎？往東北移動後，儀典的神聖性會不會因場域空間的斷裂，反被驅出歷來皇權承傳的脈絡，演變成不接納新興王朝的鼎命維新。於是沈珩、尤侗與王嗣槐進一步擡出《史記·封禪書》引述管仲「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的權威源頭¹¹⁵，唐虞、殷商、周室，漢、唐接踵。原本只是「配元天於北列，躡日觀於東陵」，醞釀等待真人受命之興的長白山，終於躍入帝王封禪的神聖系譜。清聖祖踐循「仁覆群生，義征不庭」的賢君統緒，不變「橫地乳，戴天麤」、「真人受命之興」的終極寓言。尤有甚者，沈珩「千有餘年，曾不得比乎金簡玉策之膺」與

¹¹² 沈珩：〈長白山賦〉，頁120。

¹¹³ 尤侗：〈長白山賦〉，頁300。

¹¹⁴ 王嗣槐：〈長白山賦有序〉，頁614。

¹¹⁵ 《史記·封禪書》：「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司馬遷：《史記》，第4冊，卷28〈封禪書〉，頁1361。

尤侗「何讓」的雙雙豪語，豈不像是逾越前代，不遑多讓的自信催化。長白山封禪何懼之有，大清帝國奉天承運的人間治理又何容置疑。

滿族及其先世對長白山的崇拜和膜拜由來已久，「人不得山上澆汙」、「俗甚敬畏之」等傳說記載¹¹⁶，更爲此龍興之地蒙披一層險祕面紗。女真人很早就把金王朝的建立歸功於長白山，認定是「興王之地」賜福靈顯。金世宗大定年間所詔令的冊文，「肇基王迹」、「仰止其高」的長白山就被尊爲「山嶽神秀」、「舊邦之鎮」，享有「神武徵應，無敵于天下」的致崇誇揚¹¹⁷。在北麓建廟祀山神，冊封爲「興國靈應王」，「每歲降香，命有司春秋二仲擇日致祭」，顯現備極尊榮的優渥禮遇。十年後，金世宗皇帝又於大定二十五年(1185)冊封源出長白山之混同江(今松花江)，并命大臣書寫〈封混同江神爲應聖公冊文〉，持節備禮前往祭奠，詔稱大金的威赫武功全仗長白山神和混同江神的天助靈佑。太祖得助天兵神速渡江，不亞於周穆王渡江時，龜龜爲之架橋；漢光武帝欲渡黃河，天使之冰結¹¹⁸。而後金章宗完顏璟，亦於昌明四年(1193)晉封長白山爲「開弘聖帝」，較之父親世宗所封的王、公爵位又高出一格¹¹⁹。可是不管尊位多高，興國靈應王、開弘聖帝偏處一方，唯有隨著族人入主中原，王朝疆圖真正拓及四字，才能堂而皇之從聖山之神躍升爲帝國之尊。或者該這麼說，若非長白山擔起承天授命的登封神嶽，

¹¹⁶ 《魏書·勿吉傳》：「國南有徒太山……有虎豹熊狼害人，人不得山上澆汙，行經山者，皆以物盛。」(魏收：《魏書》，第6冊，卷100，頁2220)《北史·勿吉傳》：「國南有(從)[徒]太山者，華言太(皇)[白]，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澆汙，行經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李延壽：《北史》，第10冊，卷94，頁3124。

¹¹⁷ 《金史·志十六·禮八》：「其冊文云：『皇帝若曰：自兩儀剖判，山嶽神秀各鍾于其分野，國將興者，天實作之。對越神休，必以祀事。故肇基王迹，有若岐陽。望秩山川，於稽虞典。厥惟長白，載我金德，仰止其高，實惟我舊邦之鎮。……列聖蕃衍熾昌，迄于太祖，神武徵應，無敵于天下，爰作神主。肆予冲人，紹休聖緒，四海之內，名山大川靡不咸秩。……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物，冊命茲山之神爲興國靈應王，仍敕有司歲時奉祀。……自是，每歲降香，命有司春秋二仲擇日致祭。』」脫脫等：《金史》，第3冊，卷35，頁820。

¹¹⁸ 〈封混同江神爲應聖公冊文〉：「昔我太祖武元皇帝，受天明命，掃遼季荒蕪，成師以出，至于大江，浩浩洪流，不舟而濟，雖穆滿渡江而龜梁，光武濟河而水冰，自今觀之無足言矣。……蓋古者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至有唐以來，遂享帝王之尊稱，非直後世彌文，而崇德報功理亦有當然者。……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物冊命神爲興國靈應公。」同前註，頁821。

¹¹⁹ 《金史·章宗本紀》：「甲寅，冊長白山之神爲開天弘聖帝。丙辰，獵于近郊。」同前註，第1冊，卷10，頁231。

大清就缺少自從其主，挺立王朝主體的自圓其說。相反地，要不是此起彼落，從不間斷的靈秀建構，長白山恐怕與一般山嶽無異，默默無聞於歷史荒煙。

四、透過書寫而來的帝國觀想——賦體的文學與文化對話

從一連串書寫聲明看來，登封長白山想必是清初文人相當關懷的文化議題¹²⁰。原因之一應是為大清正名，編入漢家皇朝譜系。康熙個人當然也深明此理，否則不會有朝聖之旅的成行。此後，除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第一次東巡吉林，親自望祭長白山神，康熙三十五年(1696)又寫下〈祭告長白山文〉，讚其「濬發三江之脈，廣延千里之區。極敷雲洩雨之奇，宏濟物利民之用。神山異蹟，莫有與京」¹²¹。不過，最為奇特並值得注意的是〈泰山龍脈論〉：

古今論九州山脈，但言華山為虎，泰山為龍，地理家亦僅云：泰山特起東方，張左右翼為障，總未根究泰山之龍於何處發脈。朕細考形勢，深究地絡，遣人航海測量，知泰山實發龍於長白山也。¹²²

康熙對於西方科學技術的濃郁喜好有目共睹。延攬西方傳教士推展各種政策，及因此所衍生的中西方文化交流與衝撞，也是目前學界熱絡討論的議題。其中親自組織、指揮傳教士和中國學者採用西方測繪技術，在全國進行大規模的實地測量，繪制了《皇輿全覽圖》。不但是世界測繪史上的創舉，極可能是歷代君王對於自己實際所統馭的疆域範疇，首次擁有具體而清晰的空間概念¹²³。「朕細考形勢，深究地絡」，確實不是驕蠻誇詞，「遣人航海測量」更是親力而為的詔令督促。康熙特意發出「泰山之龍於何處發脈」的探問，顯然是十分策略性地先免去人們對於龍言直斷的威嚇預期，塑造親證而非臆測的公信論述：

長白縣巨鳥喇之南，山之四圍百泉奔注，為松花、鴨綠、土門三大江之

¹²⁰ 不只是賦，清初詠長白山的詩、文同樣突然大增，詩如吳兆騫、孫淦、錢肇修之作，可參見張福有輯箋：《長白山詩詞選》（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年）。文章如本文所引方象瑛、余清之作。

¹²¹ 阿桂、劉謹之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卷3，頁66。

¹²² [清]康熙：〈泰山龍脈論〉，見[清]金榮：《泰山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故宮珍本叢刊》，第249冊），卷1〈天章紀〉，頁381。

¹²³ 康熙親自組織、指揮傳教士和中國學者採用西方測繪技術，在全國進行大規模的實地測量，繪制《皇輿全覽圖》的來龍去脈與執行過程，詳見吳伯姬：《康雍乾三帝與西學東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頁391-493。孫喆：《康雍乾時期輿圖繪制與疆域形成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3年），頁37-54。

源。其南麓分爲二幹，一幹西南指者，東至鴨綠，西至通加。大抵高麗諸山，皆其支裔也。其一幹自西而北至納嶺窩集，復分二支。北支至盛京，爲天柱，隆業山，折而西爲醫巫閭山；西支入興京門，爲開運山，蜿蜒而南，磅礴起頓，巒嶺重疊至金州旅順口之鐵山。而龍脊時伏時現，海中皇成、鼉磯諸島皆其發露處也。接而爲山東登州之福山、丹崖山，海中伏龍於是乎陸起，西南行八百餘里結而爲泰山，穹崇盤屈，爲五嶽首。此論雖古人所未及，而形理有確然可據者。或以界海爲疑，夫山勢聯屬而喻之曰龍，以其形氣無不到也。班固曰：形與氣爲首尾，今風水家有過峽，有界水。渤海者，泰山之大過峽爾。宋魏校地理說曰：「傳乎江，放乎海」。則長白山之龍，放海而爲泰山也，固宜。且以泰山體位證之，面西南而背東北，若云自函谷而盡泰山，豈有龍從西來，而面反西向乎？是又理之明白易曉者也。¹²⁴

對照同爲清人編修的《吉林通志》，康熙所言不假。長白山繇巨烏喇之南，爲松花、鴨綠、圖們三大江之源。南麓蜿蜒磅礴分爲兩幹，一往西南，「東界鴨綠江，西界佟家江」。另一則「遶山之西而北」，至興京邊，也就是當地土人俗稱的「納嶺窩集」，復分爲二。其中一支北折來到盛京英峨門附近，形成爲山爲嶺者，諸如天柱、隆業山、醫巫閭山等。至於另一支，《吉林通志》的描述頗爲簡略，僅以「從此西入興京門，遂爲啓運山」幾語帶過¹²⁵。康熙帝自「西支入興京門爲開運山，蜿蜒而南」之後卻大書特書，鋪衍一段意味深長又引證確鑿的議論。首先，以伏龍隱喻，拉長此脈系到金州旅順口之鐵山。再潛渡渤海，以其所謂「龍脊」發露爲海中鼉磯諸島，然後陸起接連山東登州福山。最後西南行八百餘里結爲泰山，完成其「長白山之龍，放海而爲泰山也」的形勝景觀。其次，以山勢聯

¹²⁴ 康熙：〈泰山龍脈論〉，頁381-382。

¹²⁵ 《吉林通志》：「南麓蜿蜒磅礴分爲兩幹，其一西南指者，東界鴨綠江，西界佟家江，麓盡處兩江會焉。其一遶山之西而北，互數百里以其爲眾水所分，舊謂之分水嶺。西至興京邊，茂樹深林，幕天翳日者，土人呼爲納嶺窩集，從此西入興京門，遂爲啓運山。自納嶺窩集而北，一岡袤四十餘里者，土人呼爲果爾敏珠敦，即長嶺也。復西指入英額門，遂爲天柱、隆業二山，回旋盤曲，虎踞龍蟠，其間因地立名爲山爲嶺者不一，皆此山之支裔也。山之靈異，自昔爲昭，而神聖發祥，於今爲盛，萬世鴻基，與天無極矣。」〔清〕長順：《吉林通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3冊，卷18，頁1414-1416。

屬曰龍，形氣無所不到¹²⁶，與地理學上的傳江、放海之說，為其「發古人所未及之論」，「長白山之龍，放海而為泰山」，建構堅實的理論依據。最後再以泰山「面西南而背東北」的體位證之，批評龍脈西來的說法，以為龍自西來，則面不應西向。而由其背東北的事實看來，泰山實為東來之龍頭，其脈源正在長白山。此說能否成立姑且不論，康熙拉攏長白山與泰山的關聯極其明顯。山嶽搖身變為家國認同的隱喻象徵，是滿族、漢人本為一家的互古見證。

康熙並沒有因此怠慢，曾兩次登臨泰山祭祀，一次在山下岱廟舉行儀典，其餘七次則派官員前往¹²⁷。加上親往長白山禮拜，康熙帝頻繁巡祀於山嶽之間，卻終其一生堅持不進行封禪典禮。推究原委，或如康熙本人認為「實未有豐功偉烈，足以昭示來茲」¹²⁸。或像湯貴仁判斷，「清代的泰山祭祀由世俗化發展到了人本位的地步」¹²⁹，山神祭典不過是帝王功業的錦上添花罷了。有沒有可能，由於三藩蕩盡，臺灣收復，中俄東段邊界劃定，西藏問題化解，日益鼎盛的朝威。民心已愈來愈不須要仰仗神嶽崇拜的庇蔭。當然這是後話，至少在親政未久，王朝易墜的清初，任何足以鞏固大一統政權，凝塑神聖共同體的舉措都值得親為。遂而順承本有的豐饒資源，壯闊富麗的風物品類、仙靈渺忽的神話傳說，能夠代泰山而起的信仰聖地。加上自創磅礴蜿蜒的龍脈新說，挪用「長白山」這個地景符碼，與賦家們共同展示了帝國崛起正興的盛世風景。清初以長白山為題的賦篇書寫原來潛藏著如此深厚的文化意涵，本文穿梭兩者之間，無非正努力思索並實際演練，如何持續為這個古老文體召喚新的研究價值，闡出另一種詮解視角的可能性。

¹²⁶ 班固所言，出自《漢書·藝文志》：「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班固：《漢書》，第6冊，卷30，頁1775。

¹²⁷ 康熙登泰山的祭祀活動，詳見湯貴仁：《泰山封禪與祭祀》，頁187-194。

¹²⁸ 聖祖於康熙二十三年登泰山，祀東嶽後，親筆撰寫〈南巡筆記〉云：「康熙甲子春日，有以時值上元，請行封禪及巡狩、燔柴諸典禮者。夫朕涼德菲躬，臨御海寓，邇年以來，水旱兵戈，民亦勞止。雖邀天庇佑，四海蕩平，萬姓樂業，實未有豐功偉烈，足以昭示來茲。」見〔清〕唐仲冕：《岱覽》（清嘉慶十二年〔1807〕果刻山房刻本，第1冊），首編，天章，頁3b。

¹²⁹ 湯貴仁：《泰山封禪與祭祀》，頁190。

在地景上書寫帝國圖像

——清初賦中的「長白山」

王學玲

康熙十六年(1677)，一支由聖祖親下諭令的朝聖隊伍啓動了種種封祭儀式。清初〈長白山賦〉不僅詳記此事，同時對此神聖地景想像展演，從而帶出巨麗炫耀的帝國圖像，為正面臨危機的政權，再次凝聚認同意識。本文採取文化地理學的觀點，將「長白山」視為可供解讀的文本，一套由信仰與實踐所塑造的表意系統。賦篇看似對「長白山」自然徵實的鋪陳，實乃藉由神聖而被敬畏的刻意光環，提供堅實的起源論述，構築族群自我稱謂的正當性。至於往東北移動的封祀場域，則以長白山足可取代泰山的聲明，指喻大清皇權的合法承續。此種說法又與康熙論證長白山為龍首，泰山為龍尾的主從意圖不謀而合。長白山變成家國認同的象徵隱喻，與帝國威儀依存與共，相互烘襯而彰現成義。在地景上書寫帝國圖景，無疑是清初以長白山為題材之賦篇所搬演的一場文學與文化的精彩對話。

關鍵字：清賦 長白山 泰山 地景 帝國圖像 封禪

Impressing the Empire on the Landscape: Changbaishan in Early Qing Rhapsodies

WANG Hsueh-ling

In 1677, a group of pilgrims sent by the Kangxi emperor held sacrificial ceremonies on the Changbai Mountain. These ceremonies were recorded in detail in the various “Changbaishan fu” (Rhapsodies on the Changbai Mountain) of the early Qing. By engaging the imagination about this sacred land and enlarging the image of the magnificent empire, the authors forged a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among the subjects of the then crisis-ridden empire. In the light of theories of cultural geograph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extuality of the rhapsodies on Changbaishan. These rhapsodies are marked by a descriptive realism in which naturalistic details of the mountain are labored over. Nevertheless, glorification of the empire and fostering a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it are also innate in these works. Shifting the location of the sacrificial ceremonies from traditional Mt. Tai to Mt. Changbai can be seen as a political metaphor imply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shift in regime. This sheds light on the Kangxi emperor’s argument that Mt. Changbai was the head, whereas Mt. Tai the tail, of a dragon. Mt. Changbai, as a metaphor of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became an integral part of imperial glory. Writing about Mt. Changbai was thus the same as writing about the Qing empire for the *fu* authors of this politically nuanced, culturally sophisticated theme.

Keywords: Qing rhapsodies Changbaishan Mt. Tai landscape
image of the empire *fengshan*